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ト
ク
ニ
シ
テ

列傳第二十四上

通志一百一十

後漢

杜根 成翊世

藥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陳容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



周舉

子勰

黃瓊

孫琬

荀淑

子爽

孫悅

韓韶

鍾皓

陳寔

子紀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

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機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
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
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
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
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耻於
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
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
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藥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時以官者給事
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
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
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闕典訓爲吏民定婚姻喪
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
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
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
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三

多山川鬼怪小民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有小民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旣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一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

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間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䟽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

帝不寧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
伏惟陛下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
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
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起自布衣合
散扶傷克成帝業功亦勤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而陛
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
小民彫弊諸夏虛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
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麕場豺狼乳於春園斯豈唐咨
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窶之鬼
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罹妖叛之罪
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
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
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
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
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
鼎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
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膺
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受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
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
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
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
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

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
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
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
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
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
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
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
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
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南金

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
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有年
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
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
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
猶不能給况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陰陽為炭萬
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
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
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
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鍤薄之禁
後鑄冶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
文曜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可見無
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力哀勤百堵
之事每喟然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
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
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
無所食群小競起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

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
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
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絀
織枯之木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出涕者焉也臣東野狂
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
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
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猛勇能以死易生者不拘
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劔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
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
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
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
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
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
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
車都尉樂松議郎袁真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
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
司徒楊賜奏下詔書竊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
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

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
之但更相告語莫敢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
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策春秋條
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
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爲齊列乞從冗散拜侍
中以數竊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
錢直千萬陶旣清平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
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
熾陶憂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

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公之亂後遭邊章之寇
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
多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更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
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
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
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
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王者留連至今
莫肯求問今上郡之民皆以奔亡的出武關北徙壺谷

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
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
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
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
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
間深垂省納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
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
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言聖政專言妖孽州
郡不上陶何由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
寺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
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
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
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
書記疑辯凡百餘篇時司徒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繫
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採謠言舉刺
吏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
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

紀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
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鷓臬
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
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
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
等五人皆以誅梁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
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
時地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直憂國將危心不能忍

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
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搖官比年災異可
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
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
令此人居大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
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
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
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
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
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
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
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 故敢觸龍
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 上官資並
一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

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
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民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
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
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
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
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
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

平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
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
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晉竊爲辛楚泣血連
如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
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變動
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開之盛衰者也今中
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
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閭閻

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
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
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
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
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
城崩霜墮之異况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
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
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

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
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
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
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
行近習之家私宰宦官之舍賓客而買熏灼道路因此暴
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選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
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
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教和平德感祥風矣臣

慳慳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懼悸於是特詔召
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
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
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
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
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
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
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
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

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
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
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
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官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
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
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師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
俱對策皆除郎中時去歲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

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災異生乎
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
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
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
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
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授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
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
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
虞蒸蒸之孝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
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父外未蒙爵秩阿母寵
私乃享大封大風兩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
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爲
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

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
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
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
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
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
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
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
他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
尉趙諫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
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常稱曰東
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
雖不及于公其度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曰
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
相竒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
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
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

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一無所保識者咸同詡
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當棄涼州求之愚公
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
棄之涼州旣棄即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五腹心之患者以涼州在
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
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
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丹青爲卒太公爲將猶恐

不及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文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一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

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平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南太守馬綏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弔勉以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竄策勿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白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
下收得百餘人謂爲饗會悉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
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又又潛遣貧民能縫者
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
謂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
乃率衆數千遮謂於陳倉峭谷謂即停軍不進而宣言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入鈔傍縣謂因其兵散
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
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且二百餘里何也謂曰虜衆
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竈日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
示疆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謂乃令軍中使疆弩勿發而潛發小
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疆
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

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詗計賊當退乃遣
五百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
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詗乃占相地勢築
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振貧民郡遂以安先是
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詗乃自將吏
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
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千餘萬
詗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
遂至增四餘萬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永建元

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
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
公劾奏詗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詗上書曰法禁
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
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
贓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
即以屍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
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詗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詗
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遂死構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揚
震之迹書奏防涕泣訴帝詔坐論輸左掖防必欲害之
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
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
陛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
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
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
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
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
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
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
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
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徙或
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感悟
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
姓謫罰者輸贖號爲蓋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

歛謂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巳詡因謂諸尚書曰小民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一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民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且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

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去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
口斯獲罪於天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比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
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
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
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
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善人無由進也今張
甫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

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
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
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
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燮服臣之所憂甫益深
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
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巧辭飾說共長虛僞
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
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

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
鈇鉞之誅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
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
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
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
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
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願計當

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矣夫涼州天下要衝國家
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
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
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
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
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
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爲衆議
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討論黃巾之功執金

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
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
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
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
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
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初郡
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
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
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耿失衆必敗諫曰
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
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
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
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
之人討成擒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
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

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燹
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燹恩共於城
外叩頭求送燹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燹性
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
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
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
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燹慨然而歎呼幹小字
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躬紂之暴
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

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避其難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
之程嬰也幹咽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衍說燹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
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豈有意為
吾屬師乎燹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
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
太守

蓋勲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為

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
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
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
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
乃諫鵠曰夫紕食鷹鷂欲求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
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
胡與邊章等寇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
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
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
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
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
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謂讓章等責
以背叛之罪甘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度可
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
扶風宋棗代之棗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
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民知義

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
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
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
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恇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
夏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為羌所破勲
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陣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
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小表曰必死我於此句就種
羌滇吾素為勲所厚乃以之共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
殺之者為負天勲罵曰死及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
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
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勲領漢
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勲謂穀粟之先出家糧以率衆
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并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
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佯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
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
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
之何如勲曰臣聞先王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
陳不足昭果毅祇贖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

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
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
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
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
舉勲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
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
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勲不聽具以
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
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

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也其所愛碩帝之寵臣
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
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台軍國密事帝常手詔
問之數加賞賜其見親信在朝江右及帝崩董卓廢少
帝殺何太后勲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
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
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
二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
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白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

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生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
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
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
欲不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
師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
笑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刃
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
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勲雖
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
遺令勿受卓賻賜貨欲

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秘器賜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
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昊有幹才熹平元年會稽
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
城邑眾以萬數拜昊揚州刺史也昊率丹楊太守陳黃擊破
之昭遂復更屯結昊等進兵市戰二年平之獲昭父子斬
首數千級遷昊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
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右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靈
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董卓弑帝圖危社稷

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完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恩威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共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然且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曰操樂歃血而盟曰漢

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由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勦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

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
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
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衆人以其爲表曹方睦而洪爲紹所
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
背本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從紹
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
潰超被種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
下令洪邑人陳琳以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
隔閼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

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
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
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
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皆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
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
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弄
計長短辯訟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
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
所荅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

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罰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斬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祈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從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所懼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
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
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忠不敵國故也
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
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
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
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主人主
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
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也

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以者見城圍不
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出節而苟生勝
守義而傾覆也昔曼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
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
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
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奮力
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
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善巾之合從邪加

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割
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豈可輔主興化夫
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天孔璋足下徼利
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
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
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
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將吏謂曰袁
紹無道所圍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天義不得不死諸
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吏之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
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
簿啓內厨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
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
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
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
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
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
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

君亦宜爲弟同共勳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
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本意愛洪意
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洪邑人
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
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
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
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
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
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
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
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
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
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
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
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
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不載大將
軍鄧騭竒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

陽歷筭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
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
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
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
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
論言甚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
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
問以見其志云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

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
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與唐虞彼
而巳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
契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
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
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
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
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
又原之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

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
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
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
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
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
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倅假不柔以意誰斬也應
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
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
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

而不臻求之無益故益者面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
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
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蓋殮饌舖猶不屑餐旌瞽以
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
褐而襲黼黻或委鋪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
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
錯人用腫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
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
之爲也當少昊青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

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繼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

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勦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涸而鼃鼈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

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
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
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
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
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
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惜居下位而不憂允
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
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
是求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

規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鷗悲爾先笑
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
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
秃節效貞蒲旦以飛贈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
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以不能參名於二立
退又不能群比數子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
前訓之可鑠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
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陽嘉元年復造候
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負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

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開發
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
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
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
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
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
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驗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
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

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
拒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
知下情備經險劫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
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
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
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
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祚祉奢淫
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
遜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

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兩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

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

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
用力兵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
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術著無讖一言劉向父
子領校秘書闕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年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
讖云共工理水九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
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
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
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其事聖

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件
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
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載則知圖讖成於
哀平之世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
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
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
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
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
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

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
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
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
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闈豎恐終爲
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
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
兮雖爾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
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
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

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
枝鷦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旣姱麗而鮮雙兮
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
守此及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
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堯
堯兮予不群而介立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
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旦獲讜于群弟兮啓
金滕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
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

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離虎而試象
兮貼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俗
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園方珍蕭艾於重筓兮謂蕙
芷之不香片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褻以服箱行陂僻而
獲恣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
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
非余心之所常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辯貞
亮以爲鑿斲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
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

予兮鷓鴣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
時豐豐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仇咨妒嫖之難並兮想
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豫
而狐疑兮即歧阯而據情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
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
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劬
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
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
管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鷓鴣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益

樂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
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激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
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
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
余宿乎扶桑喻青芝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
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
稽山集群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

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憤颯彼湘瀕流
目頰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
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躋日中于
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揚芒爍而絳天兮水沄沄而涌
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顛羈旅而無友兮
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
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
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
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

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
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追華陰之湍渚號馮夷
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伴而
延佇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
兮摻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
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
昆其必噬鼈兮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
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實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
庶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扈眉而郎潛兮

速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取夫吉
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
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
惡兮豈愛惑之能剖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竈顯於言天兮占
水火而妄諛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睇
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攀以滓已兮思百憂以
自疚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恹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
兮蒙扈褫以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愛惑次於他辰魏

百七十八
通志卷之二十四
伯太
穎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陶邁而種德兮德樹
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彫而已毓有無言而
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
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憊惘而無疇偏區中之隘陋兮
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汨而不流寒風
淒而永至今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
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
室兮慨含歎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偁顛頊之宅幽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坂兮縱

余緜乎不周迅颺瀟其媵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趨谿澗
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砢砢經重陰乎寂寞兮啟墳羊之
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閭野
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
瑤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
芝以療饑戴勝憇其旣歡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
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嫵眼而娥
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桂徽離朱脣而微笑兮
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瓊縞兮申厥好以玄黃錐色

通志卷之二十四
伯太

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
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藹
鳴鶴交頸睢鳩相和
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
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
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
伏靈龜以負坻兮巨螭龍之飛梁
登閭風之曾城兮搆
不死而爲牀屑瑤藥以爲糝兮
斟白水以爲漿
枰巫咸以占夢兮
廼貞吉之元符
滋令德於正中兮
含嘉秀以爲敷
旣垂穎而顧本兮
爾要思乎故居
安和靜而隨時兮
姑純懿之所廬
戒庶僚以夙會兮
僉恭職而並迓
豐

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暈其照
夜雲師黜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
塗轆琯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昂
冠粲粲其映蓋兮佩絺纒以輝煌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起驤
氛旄浴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
撫軫軼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
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
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泆忍而爲清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鳥之譽
豐言涉青霄而升遐兮浮蔑

三百七十八
四十九
高惠明
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閭使
闕扉兮覲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
彤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
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
溢而靜志兮迫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閭閻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
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
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剗流兮察二紀五緯

之綢繆適皇偃蹇夭矯媿以連卷兮雜沓叢賴颯以方
驤馘汨颺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過驚雷之
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阨瀕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
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
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
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
之可懷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旗續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
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

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
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畧兮歐
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德音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崧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
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
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慝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
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
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
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

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時孰能離結
精遠遊使心攜回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求
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
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
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
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
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著作東

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
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
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
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
至於編年月紀灾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
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
武之初書數十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
追恨之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
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恂通經籍恂竒融才以女
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
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颶起邊方
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
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刻
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
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
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

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
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
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初元二
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
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
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彊故夏擊鳴球載於虞
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
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災異躬

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
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虞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
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
晞有曠絕時或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
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
來雨露時澍祥應方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
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僚庶百姓復覩羽旄
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彊畔以迎和氣招致
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

三百七十八
高靈明
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漏鄙薄不足觀省巨聞昔
命師於韃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
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炎黃之前傳道罔
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
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
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
南郊徒觀其坳場區宇恢昭曠蕩蘋芻勿罔寒豁鬱泱泱
聘望千里天與地萃於是周陟環瀆右醫三塗左概嵩
嶽面據衡陰箕背玉屋浸以波澹黃以榮洛金山石林

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鏘鏘雄雄隆穹槃回嶮峴錯崔
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壑燿焜于其陂其土毛則
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苾苾芸菹昌本深蒲芝蒨葶苈藁
荷芋渠桂荏鳧葵格蕤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
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栢柅柳楓楊豐彤對
蔚崧頡椽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薩扈蕤熒
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
萊柞木然後舉天綱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環橐四
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群鳴膠膠鄙駸

通志卷之四
五四

三百七十八
譟謹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於時營
圍恢廓充斥川谷罽罽羅縹彌綸阡澤阜罕陵山校隊
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巳爲堅乘輿乃以吉月之
陽朔登于䟽鏤之金路六驕駃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
揭鳴鳶之脩橦曳長庚之飛髻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
與玄戈注狂矢於天狼羽毛紛其彰馳揚金燄而拋玉
瓊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摻其如林錯五
色以擣光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雋良司徒勒卒司
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馳

榛叢微燼霍奔別驚分奔騷擾幸皇往來交并紛紛回
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凶磕隱旬黃塵勃滂闇若霧昏
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僞狡謀才勇程氣狗
馬角逐鷹鷂競驚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幸皇
干中原綃猥蹠鏃特脊脰完抵搗介鮮散毛族枯羽群
然後飛鋌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
輪發作梧韉沒及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彖禽不得瞥
或夷由未殊顛須頓躓蟬蟬充衢塞隧葩華萍布
不可勝計若夫鷲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勾哨後緼巡毆

紆負鳴咽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剗刺
裸裎袒裼冒楸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
兕獄齧熊扶封豨或輕詵越悍度疏婁頌犯歷嵩巒陵
喬松履脩楠踔躡枝抄標端尾蒼雉倚玄狻木產盡寓
屬單罕罔合部罽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
保各有分局矰落飛流織羅絡縠遊雉群驚晨鳧輦作
翬然雲起雪爾霄落爾乃顙觀高踞改乘回轅沂恢方
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導鬼區
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蠹祥捐罔兩拂游光

初天狗縹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蕪
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蠱音輦終葵揚闕父
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洿薄汾撓淪
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龜於是
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嶮嶮上
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
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
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瀆瀆沆漭錯
紛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

壺涿驅水盡逐罔螭滅短狐箝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舸
舟張雲帆施蜺幃靡颼風陵迅流發權歌縱水謳淫魚
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鷓鴣
鷓鷯鴈鷺鷥乃安斯寢戢翻其涯魴鱖鱒鯉鯪鯢
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
蔑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
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
淤賜犒功群師疊伍伯校千重山壘常滿房俎無空酒
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駘舉爵

既觴若乃陽阿哀裴之晉制闐龜華羽之南音所以洞
蕩匈臆發明耳目䟽越蘊蓄駭洞底伏鏗鏗鎗鎗奏于農
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
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
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
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
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闡昧不睹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
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

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
歧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
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積山
藪歷思河澤日矚鼎俎耳聽康衢管傳說於胥靡求伊
尹於亳司索膠葛於魚麗聽寧戚於牛車俾之昌言而
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棲鳳
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紉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
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厚土參神
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

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
反洛京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
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尋出爲河間王廐
長延光三年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竒其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
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
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
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

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
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
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
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勵埋
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
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嗤
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
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
又陳星亭參軍參西方之宿弊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

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尋而隴西羌反烏
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
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
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
俠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

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
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
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
十一篇初黜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
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
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碑獻帝時位
至太傅

列傳二十四上

通志一百一十一

